



黑蝴蝶科幻系列

不枯竭的泉

赵海虹 著



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黑蝴蝶科幻系列

不枯竭的泉

赵海虹 著

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枯竭的泉/赵海虹著. —杭州: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,
2008.7

(黑蝴蝶科幻系列)

ISBN 978-7-5341-3309-1

I. 不… II. 赵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60304 号

丛 书 名 黑蝴蝶科幻系列

书 名 不枯竭的泉

著 者 赵海虹

绘 图 视觉公民

联系电话:13858049639

出版发行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政编码:310006

联系电话:0571-85170300-61702

排 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开 本 889×1194 1/48 总印张 12

总 字 数 248 000
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41-3309-1 总定价 32.00 元(共 6 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图书出现倒装、缺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责任编辑 刘 丹 封面设计 金 晖

责任校对 张 宁 责任印务 李 静

序

X U

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浙江科幻创作研究所编选了一套科幻小说，以“黑蝴蝶”冠名。这“黑蝴蝶”之“黑”，乃黑马之意，而“蝴蝶”则取意于“蝴蝶效应”。

1963年，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·洛伦兹(Edward Lorenz)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，即“蝴蝶效应(Butterfly Effect)”。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：“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，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。”从此，“蝴蝶效应”广为流传，用来比喻最初极其微小的变化导致后来巨大的连锁反应。《黑蝴蝶科幻系列》丛书如今只在浙江“轻拍翅膀”，未来会在中国刮起一场“科幻旋风”。

浙江跟科幻小说有着很深的渊源。早在一百多年前，浙江绍兴人氏鲁迅先生便翻译了法国儒勒·凡尔纳的科幻小说《地底旅行》(即《地心游记》)，连载于《浙江潮》杂志。

鲁迅先生还深刻地指出：“导中国人群以进行，必自科学小说始。”鲁迅先生所说的科学小说，即科幻小说。

科幻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，还能给读者以科学的

启蒙。尤其是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,科幻小说能够使他们对科学产生兴趣,如同爱因斯坦所言: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”青少年一旦对科学发生兴趣,就会登堂入室,进入科学殿堂。《黑蝴蝶科幻系列》丛书以青少年作为主要读者对象,所以篇幅短小,印成小开本,便于青少年读者放在口袋里,随时取阅。

浙江省科普作家协会多年来重视科幻小说创作,不仅成立专门的科幻创作研究所,而且又编选、出版这套《黑蝴蝶科幻系列》丛书。相信《黑蝴蝶科幻系列》丛书会产生“蝴蝶效应”,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作出新贡献。

叶永烈

2008年4月9日于上海“沉思斋”



赵海虹，1977年生，浙江大学英美文学硕士，现任教于浙江工商大学。

1996年开始发表小说，主要发表在《科幻世界》等刊物。迄今发表中、短篇科幻小说20余篇，30余万字，翻译小说60余万字。

曾获得“科幻银河奖”（1997～2002年）、第六届“宋庆龄儿童文学奖新人奖”、第六届“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”。

代表作品包括“默”系列科幻小说（1997～2005年）、《蜕》（2001年）、《宝贝宝贝我爱你》（2002年）、《云使》（2004年）、《世界》（2007年）等。

其中“默”系列以记者“陈平”为线索人物，以近未来为背景，描绘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、生活、情感的影响和由此带来的伦理问题，想象独到，笔法细腻，颇具可读性。

目录

M U L U

相聚在一九三七 1

艳 影 34

不枯竭的泉 51

◎ 相聚在一九三七



我刚睡着，就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脸：“醒来，醒来！”

我睡眼惺忪地撩开她的手：“让我歇会儿行不行？昨天熬夜来着！”

“你一定要醒来，不然你又要失掉我了！”

面前是一个留五四头的年轻姑娘，岁数在20到25岁之间，圆鼻子、翘嘴巴，目光炯炯。

我不认识她，但这相貌确实是熟稔的。

她问：“你还记得1937年？”

“啊，”我疲倦地推开她，“是你呀，我早已准备放弃那个构思。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都推给时间机器，最不科学了。而且，那样的故事套路也是我蜕掉的一层旧壳。至于你……”我点一点头以示强调，“是我丢弃的人物，你根本还没出世，还不快点给我消失！”

“就是这个样子，永远找借口让懒散淹没了你写



作的冲动！”她指指我的胸口，“那里，有一团火还没有熄，我要让它烧起来。管别人怎么说，我要让它烧起来。”

她不依不饶的样子让我有点害怕，我摸摸她的头，她一头短发茂盛得像一棵夏天的树，让我想起一个儿时的朋友。我禁不住叫出那个名字来：“南枝……”

“好，连名字都有了。”她机敏地一笑，“我们开始吧……”

就这样开始么？

她面前是一条长长的走廊。

从这一刻起，她就已经开始后悔。

走廊仿佛看不到尽头，直通向时间的深渊。

她瑟缩了一下，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准备好了。”

可是她将要去的那个地方，无论做了什么样的准备都是不够的。

那是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，而她，要去地狱里寻找希望。

带路的人心里笑她傻，也觉得自己的组织帮她做这样的傻事很无谓。他是一个移民地球的外星种



族的后代，他们的种族和地球各国人共同生活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，那些知道的人大多是他们的“朋友”——全球只有57位R族人的朋友。

蒋南枝也是他们的“朋友”，这个称号继承自她的曾祖父，但依然有着完全的效力。她可以向R族人提出他们能力范围以内的任何正当要求。

蒋南枝提出的要求很没创意，她要求借助R族人的时空实验室回到过去，但这要求依然够得上勇敢：因为她的目的地是公元1937年12月15日的中国南京。在那里，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屠杀刚刚开始。

日本，东京。

大堂正中悬着一个“忍”字。

身着和服的山口真夫盘膝而坐，低垂着头。他的父亲山口彰面对着字幅、背朝真夫执手肃立。他的背影如一尊黑色的铁塔，凝然不动。

“任何民族要兴旺，都应依托他所在的国家。我们的家族虽然是R族人的一支，但自从100年前来到日本，就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共命运。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

“今年的9月18日，在东京将召开一次回顾“二



战”的审判大会，有许多国家的民间组织正在努力寻找证据，否定圣战，要求赔偿。有一个中国女孩子，是我们的‘朋友’，通过我们在中国的时空实验室到1937年取证去了。你去找她。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

“那个女孩子23岁，1937年她根本没出生，从严格意义上说，1937年的她没有正当的生存权，杀掉她也不会犯法。”

“是，父亲。”

“明天早上你准备准备，下午就起程吧。”

山口真夫缓缓抬头，他才17岁，几乎还是一个孩子，月牙似的眉毛，薄薄的红嘴唇，青春的脸上带着胭脂的颜色。他抿嘴微笑，说：“是，父亲。”

山口真夫

头疼。头疼得要命。我睁开眼的时候，他们齐刷刷地望向我，很警惕的样子。

但是我头疼得热辣辣的，像是一只摔坏的西瓜，外皮没破，可里头已经一塌糊涂了。我努力撑开眼帘，下意识里我想看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看到的



一切无法激起我大脑里的任何回响。

我在哪儿？他们是谁？

我又是谁？

“他醒了！”有人一边嚷，一边用冷冰冰的管子抵上我的额头，“小心！”

“得了，三麻，他眼都没睁开呢！”一个脸上带疤的中年人一把推开枪管，“一个嘴上没毛的小崽子，你怕他？”

他们笑开了。但那笑声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欢愉。

我一边揉着后脑，一边撑着冰凉的石板地坐了起来。

这是一间宽敞的地下室，堆着一些家具什物，墙上嵌着灯，没都点着，只有两星煤油灯的光昏昏地亮着。我周围的这些人或站或坐，但无论是哪种姿势，身体里都蕴藏着一种没来由的紧张，好像头上的地面随时会塌下来似的。他们的衣服都不大合身，像是临时换上去的，样式也不相同。直觉告诉我，他们都从事同一特殊职业，那个职业有独特的肢体语言——他们应该是军人。

还有一个人，离开人群靠在灯下站着。她低着



头，头发留到耳下一寸长，挂下来的时候遮住了脸颊。她对着灯光在看什么东西，很仔细地，翻来覆去地看。听到他们的笑声，她回转头，扬起的短发像一面蝴蝶的翅膀扇了一下，露出她的脸来。她的面容在灯光下很静、很沉着，温和得像水一样。她的声音也有安抚人的力量，她扬一扬手中刚才端详的东西，说：“小兄弟，你别怕，我们看了你的证件。你是中国人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”

我没法证明她说的话有什么不对，无论我在脑海里怎样地打捞，也捞不起一星半点和自己身份有关的线索来，但我又仿佛知道那是不对的。

“你是到日本留过洋的学生，现在在洋行里做事？”带刀疤的汉子低低地问，“那你上这儿来干什么？你是鬼子兵的探子？”他的脸向我压过来，离我的面孔只有几寸的距离，说话时气息直扑到我脸上，“你也是中国人，你替日本鬼子卖命？”

“这是哪里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！”我被他眼窝里灼热的火苗烫了一下，“我是谁，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求你告诉我吧！”好在我失忆的焦虑是真的，他看不出什么破绽，抽开身去，一边瞅我一边沉思。周围的男人也都不说话了，他们的静默中有一种可怕的



郁闷，他们的警惕里带着说不出的绝望。

“你真的想不起来了？”那个唯一的女性拨开他们走到我身边。她蹲下身子，伸出两只手指在我后脑与脖颈的交接处点了一下：“这里都淤血了，季叔你们出手重了点儿。”

那轻轻一点像向我脑髓里扎了一针，我浑身一震，但却没有出声。

她的目光定在我脸上，有一秒钟的光景，马上又恢复了正常。“想起来了么？”她问。

我摇头，表情一定很无辜。

“这里是我家的密室。家人一个月前都逃去武汉了，我在女子学院读书，那时不肯走，以为时局不会那么糟，可谁想……”她娓娓道来，像在讲一个故事，话音里却并没有真正的痛切，“昨天日本兵攻城的时候到处洗劫，这间密室比哪儿都安全，我就躲到这里来了。季叔他们也是我放进来的，他们身份与你不同，在外头走动会没命的。”

她的话逐渐搭出事情的大略构架，但我还是不明白自己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：“我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这话正该问你呢！”说话的正是刚才用枪抵着我的人。



“就算你是想趁乱来捞点小便宜，也犯不着进夏宅。这宅子除了密室，其他的房间都被鬼子洗劫了好几次了。”那带刀疤的汉子又发话了，“可你不但进来了，还找到了密室的暗门。鬼子兵几次进来都没发现，怎么一下子就被你找着了？”

“我们还真没想到会有人摸进来。季叔他们冲上去就打。”她好像是在为我打圆场，“没想到手重了，居然把你打糊涂了。”

我还真是糊涂了。我到底是在什么年代？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他们的话搭构起来的那个楼阁我依稀熟悉，但又缺乏真实感，仿佛不属于我的年代。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……”我望向她。

“这是1937年12月的南京。”她忽然打断了我的问话。她的语调很奇怪，像是一个新闻解说员。

新闻解说员？我脑海中出现了一些具体的形象，他们和她都是新闻解说员？那又是什么时代的人？显然不是1937年的。

我张开口想说话，又不知该说什么，但是腹中一阵生理的抽搐自动发出令人尴尬的声音，于是我说：“我饿了。”

饥饿是很容易传染的，我听到从周围的人那里



传来此起彼伏的呼应声“咕噜噜”、“咕噜噜”……本来是很好笑的情形,但没有人笑出来,每个人的表情反而都更严肃了。

我无法理解他们此刻的静默,只能像他们那样一言不发。

终于,有人咕哝了一声:“怎么办?”

那个姑娘从人群中站起来,她说话时声音轻极了,但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。她说:“我来想办法。”

蒋南枝

我没想到会这么难。

有的事情,即使做好了心理准备,事到临头、亲眼见到了,又是另一回事。

一路向日本兵鞠躬,一路叫着“库尼几瓦”(日语:下午好),我靠着会说日语、靠着出发前准备的一份日侨身份证,虽然也受到了骚扰和盘查,但总算没有遇到危险。

城里到处是中国人的尸体,穿军装的、不穿军装的,男人、女人、老人和孩子。我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个噩梦,我在梦境中穿行,在断肢残臂和骨肉堆砌的道

